



LA TRESSE

[法] 莱蒂西娅·科隆巴尼 著

张 洁 译

辫子





[法] 莱蒂西娅·科隆巴尼

著

张 洁

译

辮子

LA
TRESSE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3328

LA TRESSE by Laetitia Colombani
©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2017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辫子/(法)莱蒂西娅·科隆巴尼著;张洁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02-014266-8
I. ①辫… II. ①莱…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3593号

责任编辑 刘彦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徐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13千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页1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266-8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西茉纳,有个大神秘
在你头发的林里。

——雷米·德·古尔蒙^①

自由女人与轻浮女人正好相反。

——波伏瓦

^① 雷米·德·古尔蒙(1858—1915),法国作家,象征主义后期的领袖。引文摘自古尔蒙的诗《发》,戴望舒译。

这个春天，发生过的，
和正在发生的……（代序）

1949年《第二性》出版时，西蒙娜·德·波伏瓦曾乐观地表示：“希望这本书能尽快过时，女性处境能好起来，不再是第二性。”1967年，波伏瓦接受加拿大广播电台采访时说：“我认为从总体上看，对今天的女性来说，情况一点都不好，我甚至认为情况比我当初写《第二性》的时候还要糟糕，因为当我写《第二性》的时候，我抱着一个热切的希望，希望女性状况即将产生深刻的变化，这也是我在书的最后所说的，我说‘我希望这本书有朝一日会过时’，不幸的是这本书根本没有过时。”

近七十年过去，我们悲哀地发现：这本书依然且远没有过时。

2017年11月2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7年全

球性别差距报告》，拉响了令人不安的警报：全球男女平等状况十年来首次出现倒退！2017 年全球已消灭性别差异的比例是 68%，低于 2016 年的 68.3% 和 2015 年的 68.1%。女性受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经济机会、政治赋权这四大指标首次出现下滑。“报告估算……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世界需要再花一百年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若单看职场的性别平等，则要再等二百一十七年。”

二

春节过后，《辫子》的译者张洁和编辑刘彦找我给中文版写序，我当时手上正在赶法国第三波女权运动旗手安托瓦内特·福克的“女性学”代表作《两性》的译稿。前一本书看得很快，后一本书译得很慢，两本书长长短短的句子像不同节奏的鼓点在我心房里不停地击打。赶巧的是，今年三月，由众多法语国家联合组织的第二十三届法语活动月的主题是法语国家的女性，“我要我的自由”，通过多种形式向法语国家和地区的女性致敬。

但往往越忙，事情越多，我反而越懒散，越拖拉，越

觉得世界虚妄，纷乱的思绪像披头散发，要拿梳子使劲梳顺了，分成三股编成辫子扎起来，才渐渐有一个轮廓、一个方向。辫子于是成了一个很好的隐喻，写作就是“一场怪诞的指尖芭蕾”。孤独中，过去、现在、将来，“她”的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缠绕在一起，词语和句子像发丝、像棉线，在时光唧唧的机杼上编织出“活泼泼的衣裳”。

我对外国人的名字向来没什么印象（说白了是总记不住），所以一直到我看了几十页，三个来自不同大洲的女人的故事像三股分好的头发铺陈开来，我才忽然意识到这种多视角分镜头脚本般简洁明晰的叙事风格有点眼熟：被“处女作”这个青涩的作家标签遮盖的原来是拍摄过《天使爱过界》（*A la folie... pas du tout*）、《明星和我》（*Mes stars et moi*）等热映影片的法国成熟编剧和导演莱蒂西娅·科隆巴尼。

三

“三个女人，三种生活，三个大洲，同一种对自由的渴望。”这是印在《辫子》巴黎地铁宣传海报上的一句话。右下角还有一行小字：“一本值得全球女性阅

读的处女作。”的确,《辫子》故事情节设计非常全球化而且政治正确:印度女人的头发,经过意大利女人制作成假发,戴在了接受癌症化疗的加拿大女人的头上。同一个时代,迥异的三种命运,却拧成了同一股对自由、对主宰自身命运的不懈追求。难怪《辫子》一书的电子文档出来二十四小时内便有两个语种报价,在格拉塞出版社正式发行两周前就已经有十六个国家联系购买了翻译版权。

斯密塔是“达利特”,每天从早到晚干着徒手掏粪的工作。在印度,成百上千万像斯密塔这样的人被圈在城镇、社会和人道的边缘地带。他们是被隔离的贱民,被认为是肮脏的、绝对不可接触的一个孤立群体。这是传统,是祖祖辈辈谁都跳不出的轮回。但斯密塔不甘心,她不要六岁的女儿拉丽塔跟着她掏粪,她希望女儿读书,拥有健康的身体,“活得更好、更久,而且受人尊敬”。然而她费尽心机安排了女儿上学,却在开学的第一天,她的梦想就破碎了,女儿在学校受到了贾特人和婆罗门的殴打和羞辱,她决定带着女儿逃离。

但逃离是有风险的:“一个邻居家的女儿,和她一样是达利特,决定离开村子去城里读书。贾特人在她

穿过田野逃跑时逮住了她。他们将她拖到一片无人的荒地，八个人把她轮奸了整整两天。”这家人向村委会报了案，但委员会掌握在贾特人手里。委员会的每一项决定都具有法律效力，即使它本身背离了印度宪法。“委员会本想用几个钱来换得他们撤诉，但是年轻女子拒绝接受这笔耻辱的钱。她的父亲一开始也支持她，可最终顶不住整个村子的压力，愤而自杀，留下了一个毫无经济来源的家庭，还让他的妻子变成了晦气的寡妇。她和孩子们被赶出了村子，被迫离家，最终落得个倒在路边的排水沟里的悲惨下场。”

斯密塔知道这个故事，逃跑会遭到残酷报复，她们可能被抓回来，遭到蹂躏，最后吊死在树上。她还知道在这里，在这个国家，女人完全得不到任何尊重，更何况还是个卑微的贱民。惩罚一个欠债不还的男人的方法，就是强奸他的妻子。惩罚一个与已婚妇女有染的男人，就去强奸他的姐妹。强奸成了一个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斯密塔听过一组令她毛骨悚然的数据：每年印度都有两百万女人被谋杀，这两百万替罪羔羊在世人的冷漠中无声无息地死去。

但她还是下决心逃跑，带女儿到蒂鲁帕蒂的圣山去朝拜。富有的人可以献上粮食、鲜花、金银和珠宝，

而穷苦人只能把他们唯一的财产献给文卡特斯瓦拉神：一头秀发。剃头之后，斯密塔拉着女儿的手离开，她坚信毗湿奴会信守承诺，她们将改变命运，她的女儿会迎来一个比她好得多的人生。

朱丽娅是西西里岛上一家百年假发厂厂长的女儿，她高中毕业就选择在父亲的厂里干活，做这行不仅仅是为了传承手艺，更多是出于对头发的热爱。偶然的机会，腼腆内秀的她结识了从克什米尔地区逃难来意大利的锡克教徒卡玛。“尽管官方给了他正式的身份，但这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接受他。西西里社会一直与这些移民保持距离。这两个世界近在咫尺，却互不往来。”因为种族差异，他们只能在无人的海滩幽会，偷尝爱情的秘果。

一场车祸打乱了朱丽娅简单的生活，父亲被送进医院，一直昏迷不醒。她从父亲办公室抽屉里的文件上得知工厂濒临倒闭的真相，因为缺少“货源”——制作假发的真发。卡玛给她出了一个主意：从印度进口头发。年仅二十岁的朱丽娅于是承担起拯救工厂的重任，为了不让工厂关门、女工们领一点微薄的遣散费走人。通过卡玛，她和一个印度金奈的商人取得了联系，他做的是在印度全国和寺庙收

购头发的生意。在寻找货源和新商机的同时，朱丽娅也为自己的爱情找到了正大光明的出路：原本卡玛只是她的秘密情人，现在他成了她的盟友和知己，他们将携手走向未来。

萨拉是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四十岁，离异，有三个漂亮的孩子、精致的妆容、高级定制的套装、一栋位于富人区的房子、一份让很多人艳羡的工作。光鲜的外表、无懈可击的履历背后是她作为职场妈妈的负罪感，陪孩子的时间太少，工作的压力又太大，她尽量掩饰自己内心的伤口，就像刻意跟同事隐瞒自己生病。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就像一堵出现裂缝的墙终有一天会坍塌。萨拉在法庭上晕倒，查出患了乳腺癌。但她决定要战斗：“这是一场持久战，一场精神战，一连串希望、怀疑以及其他让她觉得自己被打败了的情绪。无论如何都要挺住。萨拉知道，这种战斗要靠耐力取胜。”但事务所的同事得知她患病后都纷纷疏远她，连续几周不告诉她有约会，不邀请她参加会议，不把案子交给她，不给她介绍客户……她被“遗忘”了，或者说被“歧视”了。“在这个崇尚年轻和活力的社会，病人和弱者是无法拥有一席之地的。”比化疗、恶心、掉头发更可怕的是，癌症成了她的“污

点”，让她被动地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被推向社会的边缘。

最后，萨拉决定去医院女病友介绍给她的那家“美发店”。“走到那里有很多含义，这意味着她终于接受了自己得病的事实。不再否认和拒绝。她会直面病魔，正视它，不再将它看成被迫接受的惩罚、厄运和诅咒，而是一个事实，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一场需要面对的考验。”店员给她拿了一顶用真发做的假发，材质是印度人的头发。“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上的一家小工厂里处理、褪色、染色，然后一根根固定在绢网上的。用的是编织工艺，花的时间更长，但是比用针钩的更结实。做一顶这样的假发需要八十个小时，十五万根头发。”这顶假发让萨拉找回了过去强大而骄傲的自己，她的力量、自尊、坚韧和美貌。“她会赢得这场战斗，也许伤痕累累，但是依旧站立。无论需要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治疗，无论需要多久，从今以后，她将用尽全力，每分每秒，全心全意地与病魔做斗争。”那个给了她头发、生活在世界另一端的印度女人，那些在西西里岛上耐心打散和处理头发的女工们，还有将它们编织起来的那个女人，正是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她们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却和

她一样,和她一起,勇敢地认识自己,接受自己,走向解放,走向自由,走向各自的地平线。

小说架构简单,语言的分寸拿捏得很好,并没有一味地煽情。三个故事、三种人生互相穿插,从一开始就像编最基本款的麻花辫一样,先将三股头发并排放平,然后把左边一股和中间一股交叉,之后将右边一股和中间一股交叉,如此反复。斯密塔、朱丽娅、萨拉的故事有节奏地依次推进,平整,顺滑,纹丝不乱。这也是一部镜头感、画面感十足的小说,相信导演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很快就会把它搬上银幕。发生在三位女性身上的故事折射出来的是世界各地女性当下的境遇。套用法国历史学家、《蕾蒂西娅,或人类的终结》一书的作者伊凡·雅布隆卡的话:“蕾蒂西娅已经活了几千年了。她承载了比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更广阔的意义,她并非仅仅囿于自身的存在,而是世界上众多女性的命运缩影。”

四

在这个骤冷骤热的春天,阅读这样的小说(《辫子》)和论著(《两性》),总是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近

一两年国内外几则刷屏、引发热议的新闻,那些比小说更小说、比电影更电影的真实事件。

2016年11月3日,“80后”摩洛哥裔法国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温柔之歌》获龚古尔文学奖。“催眠曲”成了“催命曲”,小说开篇就是一场惨剧的结局:一个孩子死了,另一个孩子也救不活了,而凶手竟然是他们的“完美”保姆路易丝,她自杀了,却没有死成。女作家在访谈中称这部小说取材自两则社会新闻:保姆路易丝的名字来自路易丝·伍德沃德(Louise Woodward),1997年去美国求学的一个十八岁英国互惠生,她被控用力摇晃八个月大的婴儿马修·伊彭(Matthew Eappen)致其死亡;另一则社会新闻是一名已入美国籍的多米尼加保姆,2012年在纽约砍死雇主家的两个孩子后自杀未遂。无独有偶,2017年6月22日,就在《温柔之歌》中译本付梓之际,杭州城东高档小区一户人家失火。警方调查很快发现纵火案是保姆所为,染有赌瘾的保姆的盗窃行为被女主人发现,于是想出一招“先放火再灭火”的“妙计”来博取雇主感激而化解被解雇危机。不料她用打火机点燃书本丢在客厅沙发上后火势迅速蔓

延,保姆没有依计灭火施救又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致使女主人和她的三个孩子被困火场吸入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2017年4月,二十六岁的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在家上吊自杀。一本取材自她十三岁时被补习老师诱奸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让她一举成名,也成了她永远无解的心结。童年阴影造成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重度抑郁导致她轻生,“一个人不再长大,一个人被自己的人生留在原地,一个人是自己的贗品”。

2017年6月9日下午,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外出办事途中失踪,警方和FBI展开多方搜寻,嫌疑人勃兰特·克里斯坦森(Brendt Christensen)落网,但受害者章莹颖一直没能找回。一时间各种关于“暗网”和人口贩卖的猜度让很多人居安思危,心肝儿乱颤。

2017年10月,浙大教授冯钢被指歧视女研究生,性别歧视让学术圈(尤其是理工科)女性严重流失。

2017年9月17日,第六十九届艾美奖(美国电视界的最高奖项)颁给了根据加拿大作家玛格

丽特·阿特伍德小说改编的同名剧集《使女的故事》，一举拿下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主、最佳女配、最佳剧集等奖项。故事设定发生在未来的美国：一个极端的宗教革命党上台建立基列国，他们杀了政府官员，废了宪法，用《圣经》来解释和规定一切。革命党认为女性应该保守，不准上班，不准接受教育，要回归传统，重新成为男性的附庸。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迫成了“行走的子宫”。革命党强迫她们穿上类似红色修女服的头巾和袍子，让她们给革命党的高层领导生孩子。她们被称为“使女”，完全失去了自由。自去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不少知识分子和普通读者重读了这本出版于1985年的《使女的故事》，仿佛在读一个随时可能到来的政治预言。

2017年10月，女星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等人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骚扰多名女星丑闻发起“#MeToo”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或性骚扰的女性勇敢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借此唤起社会关注。除好莱坞之外，“#MeToo”宣言还引发了政界、学术界、文化界对性骚

扰和性侵犯事件的广泛讨论。

还有今年新年伊始就陆续像纸牌屋一样倒塌的高校信任危机：陈小武事件、沈阳事件、顾海滨事件、张康之事件……

我不知道，法国妇女解放运动组织（MLF）的创始人之一安托瓦内特·福克，在今天是否还能像1989年3月8日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一样，很乐观笃定地宣称“我们的运动是不可逆的”，坚信妇女解放与民主化进程会持续向前推进，令更多的女性受益。而一次次跌破道德底线的种种现实让我更倾向于赞同传说有女巫血统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判断，她说她所书写的情节“要不就是正在发生，要不就是已经发生过了”。

不过幸好，我们还有《辫子》，这本小说轻盈得像一只黄雀，带来这个春天最明亮的一抹颜色，充满希望，充满正能量，飞过现实令人沮丧的灰色围墙。

黄 荭

2018年5月于南大和园